

火花文藝叢書

# 十二月之歌

高沐鴻著

火花文藝出版社

火花文藝叢書

十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高沫濤著

藏書章

火花文艺出版社

1956·12·太原

十二月之歌

高沐鴻著

▲  
火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山西省太原市南華東四條)

太原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山西省分店發行

▲  
字數：37,800

開本：32 插頁 2 印張：1 $\frac{13}{16}$

1956年12月太原第1版

印數：0001—4,400

定價：0.15元

## 自序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作者在晋东南“黄河日报”工作。那时，日寇气焰方张，敌伪初步合流，抗日軍遭受着内外夹攻，形势极为严重。十二月初，頑軍发动了政变，决死队里一部分旧軍官，背叛投敌，向我们开了火。我軍遭到严重挫折，退出上党核心地区。我們的报館也被搶劫一空，人員四散了。这次事变，給我們留下了一个难忘的教訓。这就是：对待暗藏的敌人，絕不能麻痹大意，任他們住在你肘腋之下的。他們一旦发作，我們可有点招呼不及啊！

事过境遷，今天已是人民的天下了。但历史上血的教訓，仍然有力地警告我們：絕不可以目中无敌。一九五三年秋，偶憶及此，便采用了所謂“格律詩”的风格写成了这首长歌。其意也不过惩前毖后而已。

## 十二月之歌

鬼子鉄蹄欢，  
踏遍太谷川。  
鳳凰山前歇歇脚，  
掉头摆尾入东南。

打开子洪口，  
嚇走“一六九”。（注）  
大腹將軍号“长敗”，  
拉来的伙子回头溜！

山河本大好，  
敗子守不了！  
奉命前来做买卖，  
不講价錢講推銷！

山河长叹息，  
鬼子气势驕。  
只見它噫噫叫呀噫噫叫：  
“蔣家軍就只知一个字兒：逃！”

注：指蔣軍一六九師。

敌蹄遍漫南北关；  
敌机咆哮入晋南：  
南北百里一条綫，  
山头低低飞蝗伞。

一閃再閃百里山，  
山上草木身兒灣；  
风卷尘沙如吐霧，  
山沟山壑填个滿。

正当大敌来进攻，  
沁县群众斗頑凶。  
今日不除地头蛇，  
人民怎肯把国难奔？

抗日政权兼軍政，  
上馬管軍，下馬管民。  
要嘛，讓群众騰身起，  
要嘛，讓国土旦夕沉淪！

宁使一凶头落地，  
莫使万人冤沉底。  
今日呀今日，  
定叫老百姓吐口气！

会场一炮冲天响，

血泊里倒下草头王！  
前山后水齐怒吼，  
紅男綠女掌声揚！

左山右岭地如盆，  
盆里盆外喜气騰。  
太岳高高把身抖，  
蕩去千年古灰尘！

从此才信共产党，  
救民救国不說謊；  
从此才知有八路，  
抗日一片真心腸！

“他叫咱来打日本，  
“咱就跟日本去折騰！  
“鬼子也不过个草头王！  
“只知欺軟和怕硬！”

曾記得：当时会場如波涌，  
你拥我挤步难停，  
群众且慢把鬼子打，  
先来跟頑凶把賬清！

有人戟指罵土頑：  
“你好大一个‘盖西川’！”

“人民便是你死对头，

“娘胎里带来你先天凶残！

“討不得租米川前設法堂；

“討不得稅課川后勁大板；

“滿川里一旦討不得个啥，

“你蹄兒跬兒把人血肉攤！

“川前川后九道灣，

“老百姓喂肥你活象个鬼判官！

“你今天威风哪里去了，

“折翅垂头来受裁判？”

有人正作壁上觀，

远望土頑影兒顫。

他笑問人群：“他顫个啥？

“敢不會想到有今天？”

你且莫作壁上觀，

要把土頑正眼看！

你看他身顫心不顫，

低眉臥眼倒把佛參！

人群拥来象架山，

大伙兒奔去看土頑：

“咱倒底看看他象个啥？



“是不是也有眉来也有眼？”

抗日有的是苦弟兄，  
只见过頑凶来杀人！  
今天咱也来把頑凶杀，  
正合消消这千古恨！

南跨上党北和辽，  
两沁中心多不毛。  
共产党員来开辟，  
草根树节发怒潮。

自古創業出徒手，  
徒手之人胆气粗。  
混沌世界踢得开，  
荆棘丛中赤脚走！

自古到今天，  
創業辛而艰！  
重楼起双手，  
高山移两肩。

共产党，开辟晋东南，  
封建領土崩潰而涣散。  
人民版图重入人民手，  
千里方圓齐騰欢！

共产党，开辟晋东南，  
群众投军如把市集赶。

人民自组决死队，  
和那鬼子宣了战！

争来的天下争来的土，  
争来人民大自由！

只见顽军去日远，  
更有封建驛了头！

争来天下争来土，  
争来的天下要保守。

顽军滚蛋由他去，  
他叫我独留我就独留。

便派部队越深山，  
分驰太北和岳南：

立组抗日方面军，  
兼理民主地方官。

新军日夜成一团，  
我党不曾把手来缓。

群众汹涌求决死，  
你不收编他心何甘！

自由唤醒了民族魂，

是男兒的便從軍！  
群眾守土自有責，  
動員起婦女把地耕。

抗日軍事有部署，  
打鬼子要跟鬼子頭對頭！  
怕死的人兒揚長去，  
不怕死的來留守！

蔣軍去日遠，  
鬼子來日近。  
得來容易守去難，  
好好鼓足一把勁！

共產黨，投入一片腹心區，  
革命在這裡，早年已播籽。  
它半成不熟的發了芽，  
點點青苗留今日。

大家把一幅地圖捧在手，  
左親右吻送上口；  
不親不吻又用手來拍，  
口口聲聲叫：“老朋友！”

“你這裡同志有多少？

“人馬出幾千？槍枝出幾條？”

“报告同志们：人馬尽够你用，

“槍支尽够你挑！”

慕見来了支长矛队，

窰头老李笑咪咪。

他們南乡来得早啊，

天黑等不得到明兒。

又見来了支大刀队，

賈豁老魏把羯鼓捶。

他們北乡人强馬又壮，

一个一个赛棒槌！

馬上又赶来支混成队，

段村老武扛大旗。

他們西乡也不落后，

看来大家在看齐！

东西南北来如市，

要見个数字不登底！

来人張口要吃、停脚要住啊——

抗日要有一番大經紀！

“报告同志们：来人哪里住？”

我們說：“文庙住不下住当鋪！”

“报告同志们：来人吃什么？”

我們說：“米面不够啃蘿卜！”

“報告同志們：隊伍沒柴燒！”  
我們叫把大樹刨；  
說是大樹有戶主。

回答：“此刻且不管那一條！”

農民們私下來議論，

“共產黨干部勁頭兒狠！”

“沒見過辦事這等爽快，

“兵兒兵兒一陣風！”

老李說我們口頭如刀斷；

老魏說我們手下沒麻絆；

老武說我們一聲吆喝解疙瘩，

一手揮去排萬難！

正當議論亂紛紛，

同志們起身來唱名：

“大家站上崗位去！

“眨眼咱要打鬼子兵！”

共產黨，一身輕裝走四方，

東闖西蕩如流光。

今日這裡踏個腳印，

明日那里又把塵揚！

不怕吃苦叫共产党，  
千斤担子压两膀，  
千万人生死寄一心，  
两只脚还匆匆去奔忙。  
朝着太阳繞地球，  
脚下永远沒痠苦！  
只要光明在眼前，  
那条道兒走不到头！  
一旦窗前透明月，  
同志們闖来把抗日綱領揭。  
明月光光如水泻，  
話声潺潺不断絕。  
一旦紅日悬中天，  
抗日群众高談闊論如盛宴。  
座中唯有客謙然——  
同志們点头笑而不言。  
一旦深夜悬孤灯，  
同志們独守三家村：  
頁頁情报傳烽火，  
万事要求把主張定，  
远望淪陷区一片川。

有人乘馬山头看。  
馬行徐徐人仰合：  
同志們把偵察当做游玩！

驀然形势来得紧，  
川口退回新征的兵，  
同志們策馬堵去路：  
“不整队，一步也不准动！”

两軍陣前口噴火，  
一返駐地舌又木。  
只見他們灯旁月下把書看，  
微微露出笑一朵。

共产党，深知先攻心而后攻城；  
練兵也要先練心。  
今兒如果贏得思想，  
明兒便能贏得战争。

課堂上战士成千百，  
个个心里疙瘩解不开：  
聞道蔣閻也抗日，  
这番道理那里来？

我們只把头来搖，  
未曾講話先含笑：

“世間事情多曲折，  
“那能一概走直道！”

“只要人來把日抗，  
“不管他李趙合張王；  
“我們一片誠心把人待，  
“只愿他自己不走樣！”

“只要人來把日抗，  
“不管他姓閻還姓蔣；  
“蔣閻抗日還媚日？  
“到头來自有他下場！”

“且不說你們心不滿，  
“蔣閻猶自咬牙關；  
“他在說——天無二日，民無二主；  
“——旁小子今天要造反？！”

“由來他們獨霸天下稱至尊，  
“人民頭上把屁股蹲。  
“今天人民一旦抬起頭，  
“倒嚇得他們發了楞！”

戰士們听來把頭点；  
我們回頭又講謠言：  
“故事不是沒有開頭，



“蔣閻早已不安眠！

“他們說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道个不字割舌头！

“仿佛这天下只許他来坐，

“不論誰抗日到头不到头！

“他們說——农民起义象只虎，

“——朝着人来張大口！

“——張口就要把人来吞，

“——吓得人肉顫而骨酥……

“看来今朝天下真个已二主，

“不管你割舌头不割舌头。

“这天下也許咱来坐；

“只有咱老百姓抗日才抗到头！

“看来天下真个已二王，

“說姓閻蔣不閻蔣；

“人民自把‘共’来姓，

“不抗日将落个无下场！

“可笑今日他們还来爭正統，

“煞象‘正統’这件家伙是条棍；

“只要把这条棍拿在手，

“便能把天下打个通！